

廖梅 \ 著

象牙塔下

The Scholar

上海、东京、剑桥，三座气息独特的城市
复旦、东大、哈佛，三所国际顶尖的大学

“我痛恨虚伪懦弱、见利忘义、道德沦丧。”林健康回答，“我性情直率，爱憎分明。所以，我不会沉默，我一定要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，这是我的天性。”

“我已经穿上红舞鞋，不能停，必须继续往下走。这是我喜欢的事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林健康期盼地望着陈小兰。

陈小兰反驳：“那么多学者，在报刊杂志上写文章，不靠骂人，现在也很出名，深受读者爱戴，你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人呢？不

批判也可以成名。”

“我不是温良恭俭让类型的学者，我的性格让我成不了那样的人！”

陈小兰尖利地说：“鲁迅也讲过，大部分中国人，都是喜欢中庸的。你改风格，可能失去过去的读者，但你能获得更多的喜爱和平的读者。你的读者只会多，不会少！”

没有人把《新民晚报》上的社会新闻和网络《裸程书》的作者联系起来。“粉红高潮姐姐”引起的争论仍在继续，怒斥者说她



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，捍卫者说她代表着女性的觉醒。

一周后，胡子拉碴形容憔悴的林健康，再度投入没日没夜的疯狂写作之中。不错，他颓废了一年，现如今，他要重新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，他要张虹帛和妹妹活在他的写作里！他要这个世界没有欺骗，没有伤害，没有恃强凌弱，没有黑暗，只有光明和爱……

深度拷问学者良知

“金访问”伸长脖子赞许：“我当然不讲什么后天安门时代了，谁感兴趣？我讲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儒学中的现代性资源！讲从儒学中可以发掘出哪些西方现代理念和现代制度！”

林健康语带嘲讽：“您可真是什么都懂，什么都能讲啊！”

“金访问”笑道，“学者嘛，就是要有广阔的视野！孟子是怎么评价孔子者！说的就是孔子是识时务的圣人，顺时而动，通权达变，从来就不会一条路见解就是学者的产品，社会需要什么，你就提供什么样产品，这才是与时俱进的

象牙塔下

The Scholar

廖梅 \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象牙塔下 / 廖梅著. — 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5399-4413-5

I. ①象… II. ①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2112 号

书 名	象牙塔下
著 者	廖 梅
责 任 编 辑	王雁雁
装 帧 设 计	嫁衣工舍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8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9
字 数	320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4413-5
定 价	28.0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第一部 上海故事

Part 1 Shanghai:
The Advocate

1. 从老婆手里领零花钱,穷人要说话 / 003
2. 林健康崭露头角,陈小兰落选出国 / 011
3. 弹劾贾主任,新科名人仗义签名 / 020
4. 双重他者,学子是怎样炼成的 / 026
5. 小妹情窦初开,信箱惊现臭鱼头 / 035
6. 陈小兰为夫担忧,贾主任翻云覆雨 / 045
7. 博士生抄袭论文,干我何事 / 054
8. 日本来函,女性散文的编织方法 / 062
9. 我想要个家,哀的美敦书 / 070
10. 天崩地裂,谁能猜出人生的谜底 / 081
11. 你不说我也不说,这世界如何改变 / 089
12. 亲人,就是最能伤害你的人 / 097
13. 求仁得仁,夫复何求 / 103

第二部 日本故事

Part 2 Japan:
Learning Love

1. 大隐东京,被语言强暴 / 109
2. 访小野教授话旧,遇山本教授喧哗 / 118
3. 什么时候,厌倦才会离开 / 123
4. 女生们,拍案而起 / 129
5. 本乡赤门,浪漫酸楚留学史 / 134
6. 小野府的聚会,冰核渐融 / 139
7. 忠贞的载体变动不居,想起了妹妹 / 148
8. 哀哀欲绝,不流血的故事 / 157
9. 张虹帛失踪,林健康再拾如椽笔 / 170
10. 梦想成真,老朋友同病相怜 / 174
11. 红颜薄命,林健康浴火重生 / 180

第三部 美国故事

Part 3 America:
Flying High

1. 哈佛 Open House, 众生亮相 / 187
2. 来到革命之地, 遇见她 / 194
3. 国际登龙术, 我心匪石 / 204
4. 美国的孤儿, 风雪夜归人 / 216
5. 中国人脏弹事件, 你是我今生的爱 / 225
6. 弱肩难堪重压, 凭什么他如此幸福 / 234
7. 再见中村, 虚幻的师生之恋 / 244
8. 儒学教授走私文物, 树挪死人挪活 / 253
9. 九万里风鹏正举, 新人回家 / 265

第四部 尾声·上海

Part 4 Shanghai:
Sublimating

1. 再度落选,不想得罪人却得罪了大众 / 269
2. 未来谁会研究你,白头不相离 / 275
3. 人啊,真傻 / 280
4. 重登讲台,我要“塑造”你 / 285
5. 还要付出多少牺牲,才能懂得责任 / 288
6. 第一次胎动 / 296

第一部

Part 1 Shanghai: The Advocate

上海故事



九月的第三个星期日。

和往常一样，天很早就亮了。来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气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推向南方，快速漂浮的云朵携裹着极地的冰粒、北方的微尘，也许还有渐渐消弭的惊雷，就像从冰箱冷冻室里拿出来的白毛巾，轻轻盖住滚烫的世界。大地和人类，都在这个早晨，悄悄松了口气。

陈小兰穿着长及脚踝的花裙，脸上红扑扑的，站在厨房门口，唱歌一般喊着：“健康，没米了，等下去菜场买袋米回来，行吗？”

“唔？”林健康看完一段文字，才从晚清望平街的报馆回到现实。他有意滞后数秒回答老婆，以彰显独立人格。“行！”他简短地应道，不管手上多忙，最后，林健康总是要向老婆的建议投降。退一万步讲，出体力，是大男人的本职。

林健康摸摸口袋，心里一沉，糟了，这个星期的零用钱花完了！前天，也就是周五，上午有课下午开会，中午留在办公室，被几个青年老师叫去小饭馆聚餐，劈柴付账，正好花了二十五元。以往他不太愿意参加这种活动，但若次次拒绝，就有为了人民币而自绝于人民的嫌疑，所以他维持着拒绝三五次参加一次的频率。

在卧室兼书房的小屋里兜了一圈，他侥幸想，抽屉夹缝里会不会塞了些漏网之鱼？伸进去一摸，钱没有，灰一手。问陈小兰要吗？自尊心让他难以启齿。虽然他也清楚，最后这袋米还是要陈小兰出钱，但他宁愿拖一拖，让陈小兰主动给钱。他拿起刚才放下的书，郁闷地继续读下去。

林健康中等个子，皮肤黝黑，五官端正。无论上课、沉思还是走路，他的眼神惯常望向远方，仿佛彼处才真正存在着一个绚美广阔的世界。说话时，偶尔抬起眼皮瞧对方一眼，细长眯缝的眼睛闪电般亮了，让人冷不丁心里一震。他给学生们的印象，就是一位高傲、正直、心无旁骛的年轻学者，学生们可不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煎熬。

陈小兰听见了林健康的回话，心情舒畅地再进厨房，老公学问有才气，前途无量，又懂得尊重老婆，虽然家里经济不宽裕，但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她算得上是个幸福的人。因为爱健康，爱这个家，所以她也热爱做家务，房子是老工房，外加潮湿狭小，但陈小兰依然能把厨房打扫得窗明几净，将房间整理得温馨整洁。她喜欢边哼歌边干活，有时怕吵林健康，就在心里哼。可哼着哼着，还是

情不自禁唱出了声。窗台上两棵水养小菜心，白里间绿，一天就能长高半寸。陈小兰擦几下油烟机，便冲着小菜心端详一番，那股朝气蓬勃的劲儿，秀气谦逊的劲儿，把整个房间衬托得上进清新。

油烟机滴油，陈小兰出来找旧报纸，准备铺在瓷台上，一抬头：“健康，你还没去呐！”她惊讶地问。

林健康“嗯”了一声，不接话。房间突然陷入沉寂，整座楼仿佛下沉了两分。

“哦！”陈小兰赶忙说，“我太糊涂！”一边脱手套，一边不安地瞧了林健康一眼。

林健康面容严肃，胸脯挺得很高。陈小兰慌忙跑到书桌边，从抽屉里拿出五十元纸币，塞进林健康的裤子口袋，柔声道：“辛苦了，老公！”她亲昵地贴住林健康的脸颊，“换上去去买，肯定拿不动！”她的手顺着林健康的脊背温柔下滑，似乎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疏忽道歉，她不想让林健康产生任何屈辱的感觉。

林健康身体僵硬，伸出右手礼貌地搭了搭她的腰，昂头步出家门。

进了菜场直扑米摊，没还价，买了三十斤大米。林健康提溜着米袋，在蔬菜和水产品之间转悠了几圈。空气里混合着鱼腥味和汗水味，他却什么都闻不到。这个小小的菜场，此刻就是他的栖身之所，他两眼望天，发条机器人一般，沿着白瓷台子拐弯，顺着西芹的指向前行，卖米的摊贩好奇地张望了他几回，也见怪不怪了。

林健康去年博士毕业，留校任教，做了大学历史系的讲师。专业前景看好，一年发表三篇论文，博士论文也谈好出版社，预计明年出版，还接到了北京和香港两个学术会议的邀请函。

学问有了，口袋里却穷得叮当响。每月工资一千出头。一学期上三门课，每周七学时，期末拿到的课时费总计九百八十元，聊胜于无。论文稿费千字三十，一篇不过三四百元，比理工科稍微好点，人家发表论文，还要作者倒贴版面费。专著大概也只有几千块稿费，明年才能到手。

林健康不抱怨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。他打心眼里不看重金钱，商人的事业是创造财富，传承财富；大宅门里的老祖宗想的是子子孙孙绵延万代；林健康的野心，是在肉身化为尘埃后，人们还能在图书馆里借阅他的著述。他要留下精神遗产。

目标是清楚了，可现实生活每每让人尴尬。陈小兰硕士毕业，在大学附属中学当老师，工资奖金补贴加起来，等于两个林健康。她每周给林健康发放三十元零用钱，还发放购物经费。凭良心说，陈小兰是个好妻子，对林健康，只有鼓励，



没有埋怨。她一年比一年更有女人味,时不时撒个小娇,用身体语言向林健康倾诉着爱情和忠贞。以前谈恋爱,她只要摆出小女人样子,林健康立刻就会条件反射,涌出男子汉大丈夫的万般豪情,就是摘不下天上的星星,也要搬几块陨石回来。可现在,她越是小鸟依人苦心经营,林健康越是愧疚,吃人家的嘴软,拿人家的手短,这个“人家”虽是自家老婆,也让他英雄气短。

林健康也想过,是否干点副业挣点钱,但衡量利弊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第一,干副业,势必挤占干正业的空间。他现在三十出头,正是出成果的大好时光,应该多写论文多出书,赶快奠定学界中坚位置。有了学问,有了学术地位,将来申请国内外科研项目,出国讲学开会,拿老外的工资补贴,机会多多,经济状况自然好转。

第二,他心里仍以学术为重,在外行看来就是放不下学者的架子。干副业,最常见的是编写历史普及读物。但历史学博士,历史系老师,所受训练以及职业定位,都是从事学术前沿研究,若转写通俗读物,在学术上就是倒退。除非江郎才尽,或者退休赋闲,大多数博士不敢轻易涉足此域。

林健康的心从此分成两半,一半负责痛苦,一半负责安慰。男人是视觉动物,只要看不到钱,钢铁之躯就能向着学术顶峰坚定行进,大部分时间,他是一个骄傲的人。

今天,钱又跳出来了。林健康在菜场走了好几圈,心像造纸厂的原料,沤过、捣过、砸过,经历无数折磨,最后沉静下来……化为一张簇新的白纸。急速的脚步压住了剧烈的房颤,理性战胜了感性,林健康叹口气,紧了紧身子,准备回家。

前面一位老太太,左手拎着一袋米,右手挂了四五个塑料袋,矮小的躯体被土豆青菜拽着,晃晃悠悠倒下去。林健康赶紧上前两步:“当心!”扶住老太太胳膊。

定睛一看,他脱口叫道:“伯母,是您呐!”

原来是研究生时代的同屋丁一鸣的丈母娘。

“丁一鸣呢?这么重的东西,您怎么不叫他来买?”

“哦……你是?”老太太一下想不起林健康的姓名,“小丁忙,我顺手就带回家了。”老太太满头白发,腴纶圆领衫上起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球,脚上穿了双罕见的敞口布鞋。

“我送您回去。”林健康不由分说,三下五除二,将袋子统统转到自己手上。

丁一鸣毕业后也留在系里教书。林健康住的是陈小兰分的房子,丁一鸣工作才一年,暂时还住在集体宿舍。

“燕子最近好吗？”林健康问。

“好，好，医生让多躺着，保胎！你有孩子了吗？”老太太聊起天。

“还没呢！”俩人进了集体宿舍大院，拐入三号楼。林健康腾出手，搀扶老人一起上楼。这是南北朝向的筒子楼，从走廊尽头的窗户和盥洗室的窗户外，投来薄薄的日影。

老太太夸奖道：“好小伙子，在家肯定疼媳妇！”上到二楼，她停下来喘气，林健康等着。老太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又走两步，在旧门帘前站住：“一鸣，燕子，来客人了！”门口墙边放着只斑驳板凳，凳子上搁着电炒锅，裹满灰絮的黑色旧电线，弯弯曲曲从门缝下面钻进屋内。

门帘一掀，蹦出两个人，丁一鸣和一位圆脸青年！

“健康啊！”丁一鸣熟稔地打过招呼，转头对着老太太，“妈，说了我去买，您怎么又去了？”他接过林健康手里的东西，顺手往屋里搁。

“你们忙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”老太太小声解释，心里惦着女儿，更不想碍着女婿，赶紧进屋。

“徐涛来了！”林健康面向圆脸青年，淡淡而礼貌地问好。

丁一鸣、林健康和徐涛，念硕士时不仅是同学，还是同屋。区别在于，丁、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；徐涛到一所理工科转型的综合大学任教，一年后回来攻读在职博士。出人意料，他没有考历史系，而是改入经济系。虽然同是研究经济史，但在历史系领的是历史学博士学位，经济系领的就是经济学博士学位，后者似乎更实用。

林健康还记得，硕士快毕业时徐涛整晚坐在屋子中央，像座千手观音，指点江山，给人分析就业行情。一帮女生，天天来听他讲经，来的时候哭，走的时候笑。徐涛的名言是：博士生常有，位置和编制不常有。所以要先占位置，再继续读书。教师薪水比博士生补贴高，早拿薪水经济上也划算。徐涛所去的理工科大学刚刚升级为综合大学，急需文科人才，只要是名校研究生，愿意去就给住房津贴和科研启动费。母校学术力量雄厚，想进的土洋博士一大把，什么待遇都没有，林健康和丁一鸣日子过得就比徐涛干巴多了。

“看看老同学。”徐涛笑嘻嘻。他的面孔称得上柔若无骨，脸颊富于肉质，白里透红；嘴唇亦是厚而肉，线条模糊，嘴角惯常带着得意洋洋和见多识广的神情，属于某类典型的江浙男生的长相。

“他们想评硕士点，拉关系联络感情来了。”丁一鸣补充，掀起布帘，“进来坐吧。”

扑面而来的混浊之气差点将林健康推出门外。就像走进了闷罐集装箱，当



头四个横放书架,将十五平方米的集体宿舍隔成卧室和坐室两个空间。屋子里充斥着人肉味、大蒜味、翻晒的棉絮味、樟脑丸味,还有一股隐隐约约的——尿骚味!林健康不由自主屏住呼吸。

丁一鸣掀起书架中间的布帘,探身从里间拿了张小凳子,示意客人坐下。林健康顺着帘缝望了一眼,窗台上一溜物品,地上全是锅碗瓢盆接线板,席子上堆着毛巾被和揉成团的衣物,床头一角的书刊报纸顶上了天花板,到处满满当当,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原先的颜色,散发着寒碜、局促和混乱的气息。

“不坐了。”林健康暗叹,丁一鸣负担重,经济状况比自己还要差,“让燕子休息吧,我们去外面说话。燕子,你好好养着啊,到时候生个大胖娃娃,我做干爹。”林健康隔着书架冲里屋说,书架背面的三合板上一律打着“校内财产”四字红印。

“就走吗?健康,你和徐涛再坐一会吧。”燕子微弱的声音里透着快乐。

“不了,下次再来看你。”这屋子装不下更多人了。

“那也行,到外面去说话。”丁一鸣摸着脑袋,“你们等我一会。”

他转身进屋,出来时左手端着便盆,右手擎了张报纸盖住便盆口,目不斜视直奔盥洗室。这是男教工宿舍楼,上女厕所得去隔壁的女生楼。燕子身怀六甲,上下楼梯不便,就在家使用便盆。丁一鸣心细,生怕离开时间过长,先赶着把便盆清理了。

“这是你母亲还是你岳母?”出了门,徐涛问。

“是我岳母。我老婆胎位不正,反应比较厉害,她妈不放心,就来照顾她。”

“你们怎么住?”徐涛又问。

“我打地铺,正好过夏天。”

“还有一个多月就生了吧,回老家吗?”林健康关切道。

“……不回,就在上海生,这儿条件好!”

“这儿条件好?呵,这儿条件是比乡下好!”徐涛从鼻孔里笑出声。

林健康不满徐涛的笑声,白了他一眼:“上海医疗水平高,医学院里还能找到同学,当然在上海方便!”

徐涛没接话茬。丁一鸣嘿嘿傻笑,冲洗三人之间的尴尬。过一会徐涛道:“老丁,刚才说的事,我看你还是认真考虑考虑吧。”

“不用考虑,就跟着你!”丁一鸣爽快回答,“哎,林健康,你知道吗?”他怕接了这人的话冷落了那人,扯着林健康的胳膊道,“徐涛炒股票,赚了一大笔!怎么样,老林,你也跟着老徐炒吧!”

“熊市过去了。”徐涛兴奋劈手,“大盘连续飘红,我估计一年之内,股市只涨不跌!现在正是入市的好时候,同学们,机不可失,时不我待啊!”

“我没本钱炒。”林健康无动于衷。他们都嗅到了对方身上熟悉的气息，一位一谈钱就两眼放光，一谈专业就打瞌睡；另一位正好相反。岁月有时很残酷，滴水穿石，有时却什么都改变不了。

徐涛眼风一闪，嘴角下撇，笑容里含着不快：“呵，老林不屑炒股，老林是举世皆浊我独清啊！不过，我觉得，现在有股风气很不好，不少人固步自封，自己懂的才是好的，自己不了解的，一概是坏的。股市，原本也不是中国的东西，人家美国股市都运行二百多年了，你做学者的，就不该了解一下吗？”

“哈哈，碰一面不容易。”为避免唇枪舌剑，丁一鸣赶快跳出来和稀泥，“健康是历史学天才，老徐是经济学天才，只有我，是个庸才！”他自嘲，“健康不炒就算了，老徐，我跟你炒，讲定了！”

“行啊，我告诉你消息！”徐涛豪气冲天拍着丁一鸣的肩膀，“炒股，靠智商挣钱，光明正大！男人嘛，就是应该挣钱养老婆。报上不是有句话嘛，老婆是让男人疼的。我老婆，娇滴滴的上海小姑娘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受苦！买首饰，买衣服，旅游，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跟你讲，让老婆过上幸福日子，是男人的本事！丁一鸣，我保证，你跟着我，两年，就能租个大房子，搞得好，还能买房子！”

这段话刺痛了林健康：“女人是独立的人，不是男人豢养的宠物！”

“那是女人的说法！”徐涛嗤笑，“你男人就不该怜香惜玉？男人么，就该有男人的气度！”

“荒废事业，谈何气度？”林健康不屑。

徐涛哈哈大笑：“事业？钱，就是衡量男人事业成功的标尺！”

林健康针锋相对：“一个学者的事业，就是挣钱吗？”空气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。

“迂腐！”徐涛脱口而出，“大学老师难道是吸风饮露的神仙？没有钱你靠什么活？你还讲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回也不改其乐？讲这种话的人，不是矫情就是自虐狂！”

他双手插入裤兜：“学校那点工资，够用么？一辈子只做学问，就是做成了当代司马迁汤因比，你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！系里的博导，拿国务院津贴校级津贴，拿这个拿那个，加起来，一个月也不过几千块人民币，还没有我一天股票挣的多！我早就看穿了，做基础研究的，不像法律系经济系，到外面当个企业顾问，办办案子上上课，电视台里出出镜，一年外快几万十几万不稀奇。做基础研究的，靠学校那点死工资，永远是最穷的人！我们是老同学，我才说真话。”他蔑视林健康，转向丁一鸣，“丁一鸣，教书科研的活儿，马马虎虎能混过



去就混过去了。现在这个时候,你还真把精力都耗在书本上,那你这辈子就白过了!”

林健康脸上现出强烈的厌恶:“你这样干,成不了好学者。既然不想做学问,还留在学校干吗?不如辞职炒股,知行合一,对自己对学生都有好处!”

徐涛面色一沉,冷冷笑道:“我的职业规划,就不劳驾别人操心了!”他转向丁一鸣,“我最瞧不起某些人,口口声声要干事业,好像只有他干的是事业,别人干的就不是事业!把自己打扮得高尚无比,其实呢,对亲人的冷暖不闻不问,身上就根本没有一丝人味!一鸣不错,有责任心,是个男人!”他拉一个,打一个。

丁一鸣看看徐涛,望望林健康,脸上露出焦虑的干笑,生怕两人一言不合打起来:“你们俩讲的都没错,错就错在薪酬制度上,文科知识分子待遇太差!像我,上有老下有小,每天连茶叶都舍不得喝,只能变着法子找挣钱的门道。健康呢,老婆工资稳定,没有后顾之忧,就能安安心心做学问。等我解了燃眉之急,我也想静下心来做学问!”他搓着手,恨不能化为一缕青烟,当场消失。

林健康冲着丁一鸣道:“挣钱不是坏事,我也想挣钱!可若是光想挣钱,占着茅坑不拉屎,站在讲台上你问心无愧吗?对得起你的职业吗?钱这东西,和学问一样,永无止境!你东一榔头,西一榔头,成天不摸书,荒废了专业,将来拿什么传给后世!”停了两秒,心想满腔忠告不值得对牛弹琴,愤然道,“我要说的都说完了,告辞!”道不同,不相谋。

“历史学家,”徐涛毫不退让,“走好!”

“哎哎,健康,你等一下,我有话跟你说。”丁一鸣挽留。

“下回吧。”林健康拎着米袋,头也不回地走远了。

过了半分钟,丁一鸣还是追了上来:“今天碰到你老兄,真是遇见救星了,帮个忙吧,兄弟!”

“干吗?我能帮什么忙?”

“咳,行了行了,人各有志。”丁一鸣息事宁人,“我最近忙得焦头烂额,一天只睡三个小时,实在撑不住了!”他下脸乌黑,还生出三道纵向皱纹,看来确实累得不轻。

“赶什么呢?”林健康放缓语气。

“给出版社赶三部书稿。”丁一鸣唉声叹气,“一家文艺出版社,一家农业出版社,一家少儿出版社,三本,挤一块了。”

“你堕落啊!”林健康不以为然,“正事不干,干这种小儿科!”

“嘿,你不也写过嘛!”丁一鸣底气不足,讪讪笑道。

“我早金盆洗手了。”林健康说，“我劝你，把时间花在正经学术上，好好在专业上搞点东西出来。”读博士研究生时，林健康确实编过普及读物，动机相当简单，挣稿费，给乡下父亲治病。他编的是台湾出版公司的人物小传记《蒲松龄的故事》。编到最后，痛苦不堪。他热爱原创研究。整理归纳前人成果，用文学性的语言再度表述，对他而言就是把别人吐出来的东西重新咀嚼一遍，了无生趣。那时陈小兰正好毕业，开始按月领取工资，她替林健康做了决定：不想写就不写！从此，林健康再也没有“攒”过普及读物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专业研究上，是系里公认的未来学术之星。

“我也写了点新见解。”丁一鸣辩道。

“你在看图说话里写新观点，不是锦衣夜行吗？看这书的人谁能分辨什么是陈词滥调什么是新观点？能分辨的人，谁会看你的书？”

“先，先挣点钱吧。”纵是像丁一鸣这样好脾气，脸上也挂不住了，“我们这批留校的青年教师，要想分房子，得交六千多块钱。我不凑钱，住哪儿啊？你福气好，陈小兰支持你。我老婆这个样子，不靠我靠谁？”

想到丁一鸣狭小肮脏的宿舍，林健康没了声音，好歹丁一鸣写的还是历史书，和徐涛不一样。“辛苦了，注意身体健康。”林健康放缓口气，既要教书，又要赶书稿，没别的路，只能靠熬夜挤时间，“不过，”林健康话锋一转，抱歉说，“我不想替你编书。”

丁一鸣马上解释：“不是编书，是写文章，也不是一般的文章，是政论类型的文章！我大学同学在一家周刊编人文版，叫‘纸上春秋’，专门抨击时弊，影响很大。版面都替我留了，后天交稿，可我实在没火花，没时间……”

林健康听到这儿，看了丁一鸣一眼：“时事评论？”最近几年的趋势和林健康“攒书”时的趋势又有不同。学者研究生们不再限于翻译古文或是编写历史小册子，而是纷纷转向时评，利用专业知识点评时政文化现象，扮演起社会大脑的角色。林健康对这一变化时有关注。

丁一鸣见林健康凝神细听，受到鼓励，说得更详细：“文章的要求是三千字，你一晚上就能写完，要有观点，要尖锐，要从学术讲到现实，要针砭世事。前几位作者都是知名教授，不是学者人家还不找你写……”

“针砭世事？”林健康若有所思，又跟了一句。

“对，我那老同学就是这么说的，有批评才有看头！”丁一鸣急切道，“健康，你写吧！你不写，真是白白浪费你一肚子的才华！”

林健康沉默不语。

“健康，怎么样？”丁一鸣催促，“这可跟写历史故事不同，得有思想有见解！”

